



酒軒轅

下

储明◎著

时代出版
AP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酒轩辕

储明/著
JIU XUANYUAN

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轩辕/储明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9

ISBN 978-7-5396-4084-6

I. ①酒… II. ①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0682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宋潇婧 周 康

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4456946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43.75 字数:800千字

版次: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78.00元(上、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第四十二回

黑无常绝命八公山 水红姨识破玉面郎

淮南国都寿春城的西北。

八公山庄，威严壮丽，只是此时，两扇漆黑的大门紧闭。

这是淮南国王贵妃府第。

院内，整整齐齐摆放着三十六具尸体，血印门中三十六名当世杀手，每个人的颈部都有一道细小而清晰的剑痕。

血，虽然已经凝固，但一道道剑痕清晰可见，且都是致命的一剑封喉。

这是一副惨绝人寰的景象，就是这些杀人如麻的血印门中之人，亦感到惨不忍睹。

王贵妃的脸色，此刻肃穆得可怕。

围在她身边的人很多，他们都是血印门的高手。此刻，看着这一具具面目恐怖的尸体，玉面郎在他们心中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，一个人都想避而远之的怪物，他们甚至连想也不愿意去想这个人。每个人的眼中，都露出一一种深深的恐惧，这种恐惧是发自内心的。武林至尊无情剑，他们虽未见过，可他们听过，那是一把杀人如麻的神剑。那把剑，江湖上的人都想得到它，可惜现在它在玉面郎手中。

夜风阵阵吹来，呜呜作响，一片凄凉肃杀之气，袭上了众人的心头。

没有一个人说话，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一般。王贵妃冷眼旁观，她不明白，玉面郎怎么会突然杀到这里来。昨天四煞来报，玉面郎和张利利是从金寨到霍邱这条路走的，按路程算，两人到寿春最起码需要三天时间。



可现今谁能一夜之间杀得了三十六名当世杀手呢？只能是玉面郎。如果真的是玉面郎，的确是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应该赶快禀告门主，早做防备。

更为可怕的是，两个蒙面人临走时丢下狠话，晚上见不到那半部秘方，这里的人个个得死。

这个世上，总会有不怕死人的人。神医刘就是个不怕死人的人。他已经等玉面郎好几天了，没有想到玉面郎没等来，女儿却丢了。所以神医刘来了，他是天下第一神医，他来这里，就是要在这死人里找到玉面郎的踪迹。

神医刘翻动着尸体，很仔细地看每一个死人。死人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对一个医生来说，死人却能告诉他很多东西。

突然，神医刘的脸上有了一阵很古怪的表情。

王贵妃问道：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神医刘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“既然没有什么发现，赶快离开此地，把这里发生的事情禀告门主！请门主定夺。”王贵妃说完，又转身对独眉金枪陶文化道，“左护法，你带人守住这里，我去一趟总坛，禀告完就立即赶来。”

陶文化道：“贵妃放心，老夫上次在豪猪岭未能和玉面郎交手，始终心有不甘，今晚倒真想会会玉面郎。”

这时，木煞从外面匆匆进来，走到王贵妃面前，附在她耳边低声细语。王贵妃听完，马上命令道：“门主飞鸽传书，一人不留，统统离开八公山庄！”

晚上，月黑风高。

八公山庄，阴森恐怖。

山庄院内，一张圆圆的石桌上，摆着几个小菜、两只酒杯、一壶酒。

陶文化和血魔相对而坐。

陶文化道：“小娃娃，为什么向门主要求来此？其他人躲他还来不及，唉！小娃娃，你准备好了要等玉面郎？”

血魔道：“是的，我一定要等他，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等他。”

陶文化道：“你可知道白马神剑的厉害？你可知道他手里的是把无情剑？”

血魔道：“这我知道。”

陶文化道：“那你凭什么对付他？”

血魔咬牙，手已握紧：“无非一死。”

血魔的脸上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色。他虽然知道，自己万万不是玉面郎的对手，今晚来此一战，或许就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但他却没有半点胆怯，他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。陶文化也知道，血魔等玉面郎是为了什么，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，他明白，血魔的脾气很犟，他认定的事，十头牛也拉不回头。他重重地叹口气，可惜他不是玉面郎的对手。

陶文化默默提起酒壶，斟了满满一杯酒，递到血魔面前，道：“小子，果然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只是不该长他人的志气，消灭自己的威风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咱俩先干了这杯酒。”

血魔不再说话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“此话说得不错！怎能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呢？玉面郎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，今晚他只要敢来，必死无疑。”一个冰冷的声音突起，黑暗之中，一个颇长的身影背对着二人负手而立。

陶文化的脸上立时有了恭敬而畏惧的神色。他对那人说道：“是的！玉面郎必死无疑，他一定会死在老夫的金枪之下，一枪毙命。”

“不！你错了，他绝不会死在你的枪下，他一定会死在千年土龟血之下。”那人答道。

陶文化吃惊地问道：“千年土龟？阁下说的千年土龟难道是一百多年前，江湖传言，饮千年土龟血可增功百倍，这千年土龟被人找到了？”

那人又答道：“哈哈！现在的玉面郎，正在和那千年土龟血苦斗之中，他能活过来的希望是万分之一。”

陶文化道：“不是传说千年土龟血是练武之人上上佳品，饮了此血，其武功会有百倍的增长？玉面郎岂不是因祸得福？”

那人又道：“这千年土龟血固然是练武之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可既是千年土龟，当然不是普通之物，其龟血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，它要稀释数倍，才能饮用。而玉面郎却是一口气喝下，这世上怕没有人能承受得了。饮千年土龟血，其武功增长之快之强，确实是让人无法想象。但稍有不慎，轻者走火入魔，导致入魔成疯，重者立刻毙命。这千年土龟血，因为霸道无比，威力甚大，若本身功力不强者，必将导致血气倒流，七窍出血，入魔而亡。”

陶文化笑了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玉面郎这次是在劫难逃了。难道白天杀人



与今晚来挑战之人并非玉面郎？”

那人道：“你既已明白，又何必再问？”

黑暗中走出来一个人，一个浑身黑色的老者。这个人，赫然便是黑无常。

黑无常道：“陶兄，二十多年未见，别来无恙。只是可惜了我那千年土龟。”

陶文化先是吃了一惊，定神后道：“原来是左先锋黑无常，既然来者并非玉面郎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走？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地方等他？我有一种预感，冒充玉面郎的人很快就会来了。”

黑无常道：“这样看来，陶兄是小瞧这个‘玉面郎’了，只怕是这个假的比真的更可怕！”

“不错！”又一个声音接道，“否则凭你二位老东西的身手，哪里需要我这个老太婆来帮忙献丑。”

黑暗中又走出来一个人，一个又黄又瘦、满脸皱纹的老太婆。

陶文化道：“原来是笑能杀人水婆婆。”

血魔突然狂笑起来：“门主实在是太小心了，不就是一个假的玉面郎，一个身份不明的小丫头，如此兴师动众，也不怕江湖人笑话。”

那水婆婆笑道：“小娃娃，说话要小心。门主说，这个玉面郎若真是假的，那就更可怕了，因为他的剑法似乎比白马神剑更加厉害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血魔根本不相信。

“因为今天下午，他一口气杀了我们三十六名高手，而且是一剑封喉。”水婆婆笑了，她杀人前总是要笑。

陶文化和黑无常却笑不出来了，一个默默取出背后的金枪，一个缓缓抬起手中剑。因为他们从水婆婆的笑声中判断出，该来的已经来了。

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两个年轻蒙面人。前面的年轻人一身白衣，手中握着一把剑，白色的剑鞘、白色的剑柄、白色的剑穗。这个人，就是“玉面郎”。这把剑，就是武林至尊“无情剑”。

血魔笑得更加厉害，他并不害怕，端起手中杯，走到“玉面郎”面前，道：“你就是玉面郎？你们俩是来杀我们的？”

“玉面郎”也笑了，答道：“我不是来杀你们的，我是来讨回那半部秘

方的。”

“半部秘方？什么半部秘方？”血魔不懂。

“玉面郎”道：“一本属于我俞家糟坊的秘方。”

血魔问道：“我们先不讨论什么秘方，你真的是玉面郎？”

“玉面郎”答道：“我就是玉面郎，有问题吗？”

血魔道：“你不是玉面郎，玉面郎从不滥杀无辜，我见过山庄那些死人，开始我也以为那些人是死在玉面郎的剑下。因为江湖上除了他，谁能一口气杀了这么多高手。现在，我知道了，玉面郎根本就不在寿春城，他自己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，哪有时间杀他们？”

“住口！”黑无常大声喝道，“小子，你不知道你说的话太多了吗？”

“玉面郎”闻言微微一愣，忙问道：“既然你们认为我不是玉面郎，这位黑衣老者，想必你已见过玉面郎了？”

黑无常道：“不错！老夫确实见过玉面郎，但现在也不知他身在何处受煎熬。不过，我想他现在的样子一定很有趣。”

“玉面郎”道：“哦？那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？”

黑无常道：“那一定是很痛苦的样子，死人的样子。”

“玉面郎”冷冷地笑了，看着黑无常道：“我敬你是长辈！才问你，可你出言不逊，你该死了，我想你死的样子也一定很有趣。我让你先出手！”

“你找死！”黑无常轻斥一声，剑已刺出，剑光如闪电，闪电快如风，风却冰冷无情。

只见，他手中的剑忽东忽西、忽上忽下，看似沉重，却又飘忽，时快时慢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突然，黑无常手中剑直刺向“玉面郎”面部。

“玉面郎”又一声冷笑，长剑挥起，化作一道弧形的光环，耀眼、灿烂，如夕阳般绚丽，又如轻风般自然。夕阳虽美，却未免太过凄凉，风虽柔和，却冷得彻骨。

黑无常只觉得全身冰冷，惊出一身冷汗，心中暗叫：“不好！”可惜晚了，只觉得喉头一热，一股鲜血从咽喉飞射而出。手中的剑，突然变得停滞不前，明明剑头距“玉面郎”面部已不到两寸，却再也无力向前送去。

黑无常的脸上充满了无限的惊愕。他缓缓地向后倒去，颈部留下一道细小而清晰的剑痕。



“玉面郎”满脸的冷笑与不顾。

独眉金枪陶文化见状大惊，微微退一步，低吼一声，举枪便刺。

“住手！左护法。”与此同时，一张妩媚的笑脸在枪下出现，黑暗中水婆婆走到人与枪之间。

此刻，她已经取下那张满是皱纹的面具，原来是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。

蓦地，她手中多了一把木剑，扑向“玉面郎”。

“玉面郎”不慌不忙，举剑迎向袭来的木剑。

啪啪啪，剑与木剑在空中相互交击三次。

水婆婆怪笑道：“哈，哈，看不出你这臭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”她步法展动，身形忽左忽右，剑招连连攻出。

木剑在水婆婆的手中忽东忽西，指南打北，剑招滑若游鱼，轻灵翔动。

眨眼间，水婆婆已攻出四十九剑。

“玉面郎”身形飘忽，手中利剑只舞动七次，却也化开了水婆婆的四十九剑。

水婆婆木剑忽停，身形急退，猛地站定。

“咦？”水婆婆疑惑地看着“玉面郎”，满脸的不相信，她问道，“你小子，怎么学会了孤独无敌那老东西的剑法，你刚才使的一招，是不是叫红颜薄命？你是他什么人？”

“玉面郎”道：“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是如何知道那招红颜薄命的？难道你果真是师父口中的那个要命的女人？不错！你的笑果然很要男人的命，你就是那个要命的水红姨。”

水婆婆道：“是谁告诉你我很要男人的命？是孤独无敌那个老东西吗？”

“玉面郎”道：“能认识此招的世上只有三人，除了师父和我，剩下那个人就是水红姨了。我的剑虽然学得很像，可是我终归比不上孤独无敌前辈。”

水婆婆道：“他虽有名，可是在江湖上真正认得他的并不多，他们只认他的名、他的剑。”

“玉面郎”道：“难道婆婆真的就是耐不住寂寞，挑断孤独无敌前辈的脚筋，把他抛下无底谷的水红姨？”

“是的，她就是那个笑能杀人的水红姨。”说话的，赫然是独眉金枪陶

文化。

水红姨道：“那老东西果然还在人世？是谁挑断他的脚筋，把他抛下无底谷？几十年了，为什么江湖上都这么说？你小子口称孤独无敌为师父，他人呢？你小子又是谁？”

“玉面郎”扯下面巾，露出自己漂亮的面容，道：“晚辈桑建敏，孤独无敌前辈在一年前已经死去。”

水红姨闻之，突然仰面哈哈大笑道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老怪物终于死了。”

桑建敏道：“你错了，孤独无敌前辈在无底谷的几十年里，后悔不已。他虽然被前辈挑断脚筋，但凭他的身手，仍然可以逃出无底谷，晚辈也曾劝过他离开，可孤独无敌前辈觉得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，他用自残的方式折磨自己，以抵自己的罪过。”

水红姨怔住，眼圈里泪光闪闪，摇头道：“他会这么想？一个武痴，他心中根本无爱无恨。要真是这么想，为什么不出山谷？唉！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呢？”

“孤独无敌前辈临终前，一再吩咐我，若是有人识得红颜薄命这一招，那一定是您！让我代他老人家向您赔罪，向你们的女儿赔罪！”

“不要说了！这招红颜薄命是他为我创的。”水红姨大声吼道。

“哈哈，这么感人的故事，为什么不让她说下去？”独眉金枪哈哈一阵大笑，又道，“孤独兄一生的痛苦原来拜你所赐。”

“桑建敏，你不要以为你的孤独剑天下无双，在我眼里却不值一提。不过，看在孤独无敌老鬼的面上，我不为难你，你走吧！赶快去燕子河找玉面郎，也许此刻，他已经命在旦夕了。”水红姨一抖手中剑，说道。

“好！水前辈算起来也是我师娘，我相信你。再说，现在我也没有工夫和你们血印门纠缠。刘小丫，我们走！”桑建敏一跺脚，拉起刘小丫箭般地离开八公山庄。留下目瞪口呆的水红姨和陶文化。



第四十三回

王贵妃误入无情谷 张利利失身救情郎

月似弯刀，高高地、孤独地悬挂在浩瀚的天空上，繁星点点，月光如洒。

血印门的门主仍旧是一身漆黑，头上戴着面具。此刻，他双手背在背后，伫立在这月光如水的夜色之中。

王贵妃站在他的对面，也是浑身漆黑，双手垂立。

半晌，门主才冷冷道：“你想必已知道，那玉面郎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。”

王贵妃答道：“是的，禀门主，玉面郎和右护法张利利已经到了燕子河，按照门主的指示，已派静婆婆暗中相随，这次玉面郎误饮了千年龟血，他一定会走火入魔。右护法这丫头似乎已经喜欢上他了。静婆婆说，门主已经有办法叫她定去舍命相救玉面郎。玉面郎会在无意中失去思维、迷失心智，静婆婆会慢慢诱导他，让他说出那半部贡酒秘方的下落。”

“虽然如此，但我仍然害怕会出什么纰漏。几十年了，一本小小的贡酒秘方都拿不到手。唉！你马上回八公山庄，带上袁伟等亲自赶往燕子河，这次要保证万无一失。关于八公山庄昨天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禀告门主，属下知道的不多。那天属下按照门主指示率门下离开，晚上所发生的事，相信门主已经安排妥当。”

门主一阵冷笑，道：“难道你真的不知那假玉面郎是大闹饶府喜宴的桑建敏那丫头吗？只可惜本座失误，水婆婆竟然放走了桑建敏，坏我大事。”

王贵妃垂首，很恭敬地答道：“属下不知道那假玉面郎是桑建敏。因为

我从来没见过她,也没见过她杀人。”

门主笑了,道:“这不能怪你,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王贵妃没有动身,却道:“禀门主,如果利利出手阻拦,属下不知如何处置她。”

“静婆婆在燕子河峡谷等他们,如果顺利,现在玉面郎和利利已在燕子河大峡谷之中了。如果右护法真心喜欢玉面郎,她会按照我的办法,失身去救玉面郎的。少男少女的初次之欢,虽然可以缓解千年龟血的霸道功效,但她自己也会因此而走火入魔,是否挺过这一关,就看她的造化了。你静观其变,不要去理会她。”

王贵妃的脸色顿时变了:“原来这就是静静婆说的好办法?这样岂非害了我们的利利?”

门主道:“贵妃,我知道你的心,我已经失去了很多的亲人,我又怎么会再去害利利?唉!难道你以为我是真的老糊涂了吗?”

王贵妃道:“可是……”

门主挥了挥手,打断了王贵妃的话,道:“你不要说了,为了我们的汉室大业,就是要了利利的命,我看也值得。况且,也要不了她的命。”

王贵妃道:“那……等静婆婆把秘方、无情剑一弄到手,是否放玉面郎一马?该如何处置?”

门主冷冷道:“斩草不除根,徒留后患。这个道理都不懂吗?留着他只是祸害。”

王贵妃道:“既然如此,门主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吩咐,属下告退了。”

门主不语,紧闭双眸,仿佛很累,又似若有所思。王贵妃见状一拱手,转身消失在夜幕中。

王贵妃刚走,门主的双目突然睁开,望着王贵妃离去的方向,犀利的眸子里精光四射,自言自语道:“女人啊,真是让人无法琢磨,只是你最好不要因为和玉面郎有一腿,而坏了本座的大事。”

正如门主怀疑,王贵妃出了门主议事厅,并没有回八公山庄,也没有带上袁伟等血印门的人,而是自个去了燕子河大峡谷,她知道静婆婆住的山洞。

燕子河大峡谷在天堂寨和漫水河之间,全长约五千米。这里天作地成,气象万千。远望深山如卧龙饮涧,风光旖旎,变化神奇;近观群峰环绕,河谷



悠长，林深水冽，奇石千姿，原始野趣，美不胜收。大峡谷以险崖、奇石、幽谷、秀水而著称。面积不大，却集中分布有鬼斧神工、险不可攀的天坑绝景，有深不可知、天设地造的仙人洞，有如雪似烟若雾是水、变幻无穷的神韵瀑布，这里的天然奇石、石纹、石穴千姿百态，色彩斑斓，无不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

可此时的王贵妃却没有享受漫步于峡谷的心情，她马不停蹄地赶到燕子河，走到仙人洞前，驻足四望，又仔细地侧耳倾听，良久，确信四下无人跟踪，才轻盈地闪进了洞内。

洞里没有点灯，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王贵妃一双眼睛精光发亮。

“静婆婆在吗？”王贵妃对着洞内不停地大声问道。

洞内除了回音，没有人应答。

“静婆婆在吗？”王贵妃隐隐感到似乎不大对头，手中的剑抬至胸前，缓步向前，一字一句地大声问道。

半晌，里面响起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：“我还没死，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！你一个贵妃，不在寿春城享福，独自跑到这深山老林来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？”

一盏油灯被点着，黑暗的山洞渐渐明亮了起来。王贵妃看到了一个女人，一个蒙着黑纱，看不出美丑，甚至也看不出年纪的女人。

这女人虽然看不出美丑，却是身姿曼妙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风情万种，仪态万千。纵然被黑纱遮住了脸庞，已足以倾倒众生。而且，这女人自始至终都在笑，露出的美丽大眼睛荡漾着笑意。

王贵妃不由得愕然，道：“你不是静婆婆？你是谁？”

那女人道：“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问你。”

王贵妃笑了，道：“笑话，你在我的洞里，你反倒问我是谁？”

那女人也笑了，道：“你的洞？你和静婆婆当年在此密谋，商议把利利送给山中养蚕的农夫张学奇的时候，可曾想到，这洞是我无情谷的后山出口？现在，居然还要问我是谁。”

王贵妃愣了，不解地问：“无情谷的后门？本宫一时被你说糊涂了。”

那女人发出咯咯的笑声，仿佛听到了这世间最有趣的事情，直笑得花枝乱颤，道：“这洞一直通往老身的无情谷，你说是不是我无情谷的后门啊？”

王贵妃惊呼道：“无情谷？你就是无情谷的主人，当年江湖人称玉面阎罗的罗延香？”

“不错。”那女人点头应道，“老身便是江湖人称玉面阎罗的罗延香。”

王贵妃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可我听说，当年玉面阎罗曾经迷恋上江湖浪子俞志，从此不再杀人。两人隐退江湖，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后来，俞志突然一人闯荡出现在江湖，你去了哪里？”

罗延香道：“我和那浪子俞志在无情谷过起了隐退江湖的生活，男耕女织，逍遥自在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可两年后，俞志执意要离开此谷，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不到一岁的孩子，我们三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我以孩子的生死要挟他，可他也不为所动。一天早晨醒来，俞志和孩子同时失踪了。”

王贵妃道：“你是说，你和那个俞志有孩子了？根本就不可能，那俞志乃衡山俞家糟坊的公子，身怀血海深仇，他怎么会逗留在此两年之余？况且俞志和他的妻子戴金爱十分恩爱，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和你待在一起？”

罗延香道：“谁说是他心甘情愿的？我玉面阎罗想留住的人，哪有失手的时候？”

王贵妃道：“若非他心甘情愿，你这小小的峡谷能留得住浪子俞志？我不信！”

玉面阎罗笑了，道：“你认为只有你貌若天仙，只有你床第功夫天下无双吗？只有你才能拴得住男人吗？错！天下的男人，没有不拜倒在我石榴裙下的。浪子俞志他也是男人，所以这小小的峡谷自然能留住他。因为，这一切都是我一手安排的。”

王贵妃道：“那么，你为什么把这一切都告诉我？你应该知道，俞志死于我们之手。这件事情，最好别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不应该让血印门知道。”

玉面阎罗笑得更欢了，甚至流出了眼泪，笑完继续道：“你错了，很多人都怕你们血印门，我却不怕，而且我不妨告诉你，我能留住俞志，并非靠姿色，而是靠我的独门武功。血印门虽然称霸武林，我却没有把它放在眼里。就像你，你今天来干什么，也正是我要做的，所以，你才会有机会活着来到这里。”

玉面阎罗突然收住笑容，脸上有了虔诚而恭敬的神色，道：“绝情郎俞志死不足惜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。可他带走了我唯一的儿子。”



王贵妃一愣道：“你唯一的儿子？难道你怀疑玉面郎是你的儿子？”

罗延香大笑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我叫玉面阎罗，他叫玉面郎。哈哈！这说明俞志这个绝情郎，心里始终忘不了我。现在的玉面郎，在我心目中就是神一般。我虽不能确定他是我的儿子，可我知道，张利利那丫头却是你和你门主的女儿。”

“所以，你在此等我，让我牺牲自己的女儿，来救玉面郎？”王贵妃的脸上渐渐露出不悦的表情，道，“让玉面郎在我女儿身上泻火保命，你想都别想。”

罗延香咯咯笑道：“所以，你见不到静婆婆。因为她也在等他们，她会告诉利利怎么才能救玉面郎的命。”

王贵妃喝道：“他们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要害我女儿？”

“不是我要害你女儿，而是你们要害你女儿，你们以为男女之欢，阴阳相阻，玉面郎就会迷失心智，说出秘方的下落？可你们是否知道，如果玉面郎能冲过迷失心智这段时间，他的武功就会突飞猛进。就是告诉你也无妨，现在怕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了！”

“你，你太卑鄙了，他们在哪？”

“这个山洞的出口，便是无情谷。无情谷中有个千年寒洞，此刻，小两口怕是已经成了夫妻。走！我领你这个‘亲家母’去瞧瞧。”

王贵妃虽然恨得咬牙切齿，但一时不便发火，跟在玉面阎罗身后向洞的深处走去。

却说玉面郎和张利利从黑白无常住处逃了出来，一口气跑了数里。玉面郎只觉得心头如火烧一般，先是脸红发热，后来全身越来越红，越来越烫。猛见路旁有一水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扑通跳了下去。

“玉面郎，你怎么啦？”走在前面的张利利见状吓了一跳，连喊几声，玉面郎也不应答，心知有异。仔细一看，只见玉面郎整个人都被血光罩着，双眼血红，面目恐怖。

突然，玉面郎大吼一声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薄而出，双手在胸口乱抓一通，脸变得越来越恐怖，整个水沟一片通红。

张利利马上意识到，玉面郎一定是饮了那千年龟血，导致他走火入魔，若不相救，他会力枯而亡。张利利顾不得多想，伸手点中玉面郎的昏穴，玉面郎一下子倒在水沟里。张利利把玉面郎从水沟里拖上岸，想那千年龟血

一定使玉面郎五脏六腑受伤不轻，几个时辰后也没清醒起来。而让张利利吃惊和恐慌的是，她发现玉面郎发烫的身体竟然把周围的绿草都给烤焦了，昏迷中的玉面郎张大嘴巴，一口一口喘着粗气，难受地发出啊啊的声音。张利利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她哪里见过这种情景，一时急得哭了起来。

“啊呀，小丫头，这小伙子是不是喝了千年龟血？”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山谷对面传来。

张利利心里直溜溜打了个冷战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哪里传来的声音？

声音再次从山谷对面传来：“小丫头，再不赶快救他，他会自焚而亡的。”

这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之后，随即又是一片宁静。张利利像是在黑暗中遇到一线光明，在大海之中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，双手一抱，道：“前辈，在下张利利。请教前辈，晚辈应该如何救他？”

“小丫头，救他倒是不难，不知姑娘是否真的喜欢他？为了他可以舍得一切？”

张利利答道：“那是自然，请前辈赐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“千年龟血霸道无比，龟血在他体内横行霸道，必须用鱼水之欢帮他逐步泻火，才能保住他的性命。”

张利利问道：“鱼水之欢？晚辈不懂什么是鱼水之欢，请前辈明示。”

“前面有一山洞，乃千年寒洞，里面黑暗无比，你将他带入此洞，脱光你们二人的衣服，反复交合，交合一次，他身上的温度就会下降一点。老身这么说，你懂了吗？”

张利利的脸腾地红到了耳根，要知道她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少女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她面前说男女之间的事情。

张利利红着脸问道：“前辈，除此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吗？”

山谷中再无人应答，张利利连问几声，那苍老的声音也再没有出现，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静静的山谷传来的声声回音。

张利利看着昏迷中的玉面郎，想起那苍老的声音，脸再次红到了耳根。最后，张利利一咬牙，背起玉面郎向前疾驰。



第四十四回

翻云覆雨狂泄龟血 失身只为一片真情

话说玉面郎和张利利两人赤身裸体，翻云覆雨，几度鏖战，一阵阵暴风骤雨。玉面郎和张利利只觉得飘飘若仙。这一切都是由于二人受千年龟血功效的控制，迷失心智，久战而不能自拔，反反复复，两人几次虚脱昏死过去。

洞的外面，是一个冷风拂面的明净月夜。

静婆婆静静地坐在洞的一旁，欣赏着赤身裸体的玉面郎和张利利这对男女苟合之事，像是在观赏一场精彩的表演。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杰作，她的脸上露出阵阵冷笑。许是因为自己是女人的原因，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玉面郎那健美的身上。慢慢地，她的咽喉上下蠕动，仿佛有咽不完的口水，脸微微发烫，她不明白上年纪的人，怎么会有连自己都脸红的想法，她深吸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定了定神，向洞外道：“来人！”

“静婆婆，有何吩咐？”外面立即走进两个年轻女子。

“把右护法的衣服穿起来，扶她出去休息。”

“是！只是属下不知把她带到何处。”

“带右护法出去透透气就行。”

“是！属下明白！”

见两个女子扶张利利走出洞口，静婆婆又道：“传我的话，命令血魔守住洞口。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！告诉他，是除门主之外的任何人！”后面的话，她特意加重了语气。